纳卡地区争端发酵 亚阿两国战火不断

南高加索“火药桶”会被引爆吗？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环球热点

自9月27日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10月10日，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各方同意自当日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

然而，一纸协议难消亚阿宿怨。在10日的停火协议生效数分钟后，两国再次爆发冲突，并均称受到对方的攻击。10月11日，阿塞拜疆通讯社及阿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阿第二大城市甘贾遭到来自亚美尼亚的炮弹袭击。亚美尼亚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亚阿冲突持续不断，被称为南高加索“火药桶”的纳卡地区硝烟弥漫，再次引发外界对该地区局势及和平进程的关注与担忧。

宿怨

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核心关切。近日，阿总统阿利耶夫在接受土耳其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强硬表态，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历史公正”。亚美尼亚方则认为，阿塞拜疆此次发动攻击，是对纳卡地区人民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即不断表露的“独立”意愿的无视。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毗邻亚美尼亚。苏联时期，纳卡为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但当地大部分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人。1988年，纳卡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导致该州阿、亚两族爆发冲突。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曾爆发战争。1994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目前，亚美尼亚裔自治当局掌握对纳卡的实际控制权。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16年4月，亚阿在纳卡爆发冲突，造成至少200人死亡。今年7月，双方再次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造成至少16人死亡。而9月27日起的新一轮冲突，是双方自1994年以来爆发的最激烈战斗，战火甚至蔓延到纳卡以外地区。据路透社10月8日报道，冲突已造成亚阿两国至少400人死亡。

“‘纳戈尔诺’来源于俄语，意为‘山地’，‘卡拉巴赫’则来源于土耳其语，意为‘黑色花园’。纳卡是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元民族并存的地区，其归属问题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一笔‘糊涂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许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亚阿历史矛盾根深蒂固，双方对主权领土问题均高度敏感；同时，疫情加剧了国内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容易激发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导致双方历史矛盾的爆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向本报记者指出，在疫情影响下，亚阿两国都需要用民族主义加强国家团结和政府治理，此次冲突在发生时间上具有偶然性；但从双方多年来矛盾积累和对抗态度升级、今年以来边境摩擦不断的现实状况来看，此次冲突又具有必然性。

博弈

纳卡地区战火又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9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亚阿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为当前紧张局势降温并立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俄罗斯、美国、欧盟等也纷纷表态，敦促双方立即停火，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

“纳卡冲突不仅仅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其背后还有域内外大国博弈的因素。”许涛指出。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正致力于将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经“南部天然气走廊”输送至欧洲，以推动能源来源多样化战略，断然不希望该地区的稳定被破坏，影响其未来能源安全。

俄罗斯一直积极扮演亚阿冲突主要“调停人”的角色。早在1992年，在俄罗斯的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身）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美法三国为共同主席国，以协调解决纳卡问题。此番新一轮冲突爆发后，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阿亚将在明斯克小组的斡旋下进行“实质性谈判”，以尽快寻找和平解决途径。

许涛指出，俄罗斯高度重视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亚美尼亚位于俄罗斯西部战略空间地带，不仅加入了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不会放任纳卡局势失控，使自身外围空间出现不稳定因素。

土耳其则明确“站队”。土外长恰武什奥卢表态称，土耳其在战场和谈判桌上都站在阿塞拜疆一方。土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方面还表示，土方将全力帮助阿塞拜疆“夺回被占领的土地”。阿总统阿利耶夫称，双方实现停火后，土耳其必须参与到纳卡地区的和平进程中。

姜毅分析，土耳其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上明确支持阿塞拜疆，主要目标是扩大自身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阿塞拜疆要求土耳其成为明斯克调解小组的参与方，也为土耳其介入纳卡问题搭建了平台。

难题

自1992年以来，有关纳卡问题的不同级别谈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但谈判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围绕纳卡争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似乎陷入了“冲突、停火、再冲突”的循环之中。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10月10日，在经历十余天的军事冲突后，亚阿双方同意自当日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体。然而，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问题又回到原点。纳卡地区未来和平之路该怎么走？

“纳卡地区归属问题及民族自决权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国际法、国际政治及历史因素等多个层面。亚阿两国诉求分歧巨大，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姜毅认为，目前来看，双方实现停火很大程度上是回应了俄罗斯的呼吁，同时希望维持国际社会对自身形象的认可。然而，此次停火是一个短暂的行为，是为了解决某些人道主义问题，是十分脆弱的。“在双方分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能否以及如何实现长期停火，仍然有待观察。”

土耳其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称，亚阿宣布停火是出于交换战俘及丧葬等人道主义原因，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不会取代永久解决方案。

10月5日，阿总统阿利耶夫重申了一系列停火的前提条件，包括亚美尼亚总理向阿塞拜疆人民道歉、承认纳卡地区不属于亚美尼亚、公布亚美尼亚部队从纳卡地区撤军的时间表等。在姜毅看来，阿总统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涉及多方面问题，在双方对立情绪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纳卡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难以确定，这将是实现和平的最大困难。“目前，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自保倾向越来越明显，一些大国表现出的合作态度也并非积极，实现长期和平仍然任重道远。”

许涛说：“冲突双方需要认识到，一个随时会点燃的地区热点对谁都没有好处。各方应当树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用和平、平等的态度来协商解决争端。”

上图：9月29日，在阿塞拜疆临近纳卡边境的塔塔尔地区，一名村民从布满弹孔的墙壁旁经过。

巴巴耶夫摄（**新华社**发）

观象台

痴迷于疫情『政治化』的美政客该醒了

严瑜

自9月中旬以来，随着复学季和流感季的到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数百万人感染，20万人死亡——今年3月，美国传染病学家福奇就美国疫情发展态势做出这一预测时，人们在惊叹之余还有质疑：以美国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条件，疫情怎么会如此严重？

半年之后的今天，现实给出答案：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12日6时30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近800万，死亡病例近22万。

“超级大国”沦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美国当前的窘困处境究竟是谁造成的？

疫情暴发之后，有些美国政客一直没有消停，“甩锅”、污蔑中国，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全然一副受害者模样。美国主流媒体却不这么看。《华盛顿邮报》近日评论称，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居世界第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失误的结果，“新病例的创纪录激增，暴露了从联邦到地方的危机应对弊端”。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疫情暴发之后，美国政府都做了什么——

年初，当新冠病毒在美国展露出其威力时，面对卫生专家的警告，美国政府选择向公众有意淡化病毒威胁，理由是不想引起民众恐慌和物价飞涨，结果错失了抗疫的最佳时机。

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后，美国政府迟迟没有制定统一有效的应对策略，反倒是一心想着怎么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不厌其烦地“甩锅”、抹黑、诋毁他国，企图以此来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

疫情尚未缓解之际，美国政府不顾卫生专家劝阻，在缺乏足够检测来保障安全复工的情况下，着急忙慌地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导致多地疫情出现反弹。

国际社会呼吁团结抗疫、合作研发新冠疫苗，美国政府却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搞起了“单打独斗”，不但上演“独占”疫苗的闹剧，还将疫苗问题政治化，拒绝参加全球疫苗峰会，拒绝分享疫苗开发成果。

美国政府的种种行为表明，美国民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远远不及某些政客的政治利益来得重要。美国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不在外部，而在美国内部，就是不作为乱作为、推诿责任、掩盖失误、沉迷于“政治化”操弄的美国政府自身。在新冠病毒严重威胁人类的关键时刻，坐拥全球领先的医疗技术，美国政府选择的不是救命，而是执意让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最终将美国推入疫情的泥潭，酿成一出人间悲剧。

正如美国《新闻周刊》撰文所言，“政治化”疫情以及“政治极化”让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震中”。福奇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美国社会已经陷入撕裂状态，任何事情都极易被政治化，甚至是否戴口罩这一简单问题都涉及一种政治立场，而非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今，疫情还在美国肆虐。根据法新社报道，大约2/3的美国民众在最近一期民调中表达了对美国政府抗疫表现的不满。面对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美国政府首先该做的，是拿出大国该有的担当，努力拯救美国民众生命，积极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但愿，痴迷于疫情“政治化”的某些美国政客，能及时“醒”过来。

“移动教室”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巴斯附近，一辆巴士被改造成教室和图书馆，成为学生们的“移动教室”。图为10月8日，学生们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巴斯附近的“移动教室”学习。

艾曼·努巴尼摄（**新华社**发）

“脱欧”过渡期限逼近 共识掩盖不了分歧

英欧贸易谈判仍然难说结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近日，英欧贸易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戴维·弗罗斯特和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已达成共识，即使10月15日的谈判无法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双方仍将继续保持接触。报道称，欧盟与英国将基于此共识，在11月努力在航空和公路运输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达成“迷你协议”，以弥补在12月31日“脱欧”过渡期结束前仍未达成协议的损失。

随着英国“脱欧”过渡期期限逼近，英欧贸易谈判能否柳暗花明？

接触频繁而波折不断

10月以来，为加快推进英欧贸易谈判进程，英欧双方高层互动更加密切。

10月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交谈，双方同意在10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前加紧会谈。10月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约翰逊进行通话，双方对贸易谈判情况进行了评估并表达了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10月9日，英国和欧盟在伦敦结束新一轮未来关系谈判。

“英欧双方高层希望通过频繁接触，能够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争取近期能在贸易谈判上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曲兵对本报表示，从9月底10月初以来的一些迹象来看，英欧贸易谈判氛围已经有很大改观。

但谈判进程依然波折不断。当地时间10月9日，英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内部市场法案，因其针对北爱尔兰的条款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而引发了广泛热议。该法案规定，当法案条款与“脱欧”协议中的内容产生冲突时，以法案条款为准。

对此，冯德莱恩表示强烈不满，称英国此举在违反国际法的同时也会破坏信任，只有英国切实执行脱欧协议中的内容，才不会对未来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产生影响。

各有坚持且互不相让

“当前，英欧贸易谈判主要在4个领域存在分歧：公平竞争条款中的政府补贴标准、渔业方面的捕鱼权、未来关系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脱欧协议的执行情况。”曲兵表示，针对这4个领域的分歧，英欧双方都反复强调各自的立场和底线。

据路透社报道，10月7日，约翰逊表示，如果截至10月15日英国还不能与欧盟方面达成协议，则英方计划退出“脱欧”贸易谈判，并于明年1月1日收回对资金、边界和法律的完全控制权。对此，欧盟的态度也十分强硬，表示他们不会迫于英国压力而做出让步。截至目前，英欧贸易谈判的进展依旧有限。

曲兵表示，英国政府将10月15日设定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截止日期，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是施压欧盟，逼迫欧盟尽快妥协。此外，10月15日欧盟将召开峰会，对英欧谈判的进展情况做出评估，并会根据进展确定下一步的谈判方向。因此，英欧双方都希望谈判在峰会召开前能有进展。

“英欧贸易谈判分歧背后的政治考量和战略博弈远大于桌面上的讨价还价。”曲兵分析，欧盟最核心的诉求是要维护单一市场的完整性，不希望英国“脱欧”后只享受在欧盟单一市场的好处而不遵守欧盟的规则约束。而英国在很多领域相较于欧盟有很强的优势。因此，英国一再重申，“脱欧”后，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想在诸多领域继续受制于欧盟，希望在政策制定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已有共识但仍存变数

路透社报道，英欧贸易谈判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表示，尽管在渔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仍存在重大分歧，但他们正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缓慢靠近。不过，双方也都制定了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计划。

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大卫·弗罗斯特早前表示，自己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在10月15日前与欧盟达成协议。英国政府也公开表示，英国正在寻求与欧盟达成“加拿大模式”的贸易协定，但如果谈判失败，达成“澳大利亚模式”的贸易协定也是一个好结果。

10月7日，在与约翰逊通话后，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英国现在须把“所有的牌都摆到桌面上”。

“从现在的迹象来看，英国有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在增大。”曲兵认为，乐观地来看，即使因为时间有限，英欧在10月或11月突破分歧底线，达成简版贸易协议，也可以为英国有协议“脱欧”提供兜底和保障。但谈判也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英欧双方找不到一个中间点或者“着陆区”，那么谈判到11月中旬依然僵持不下，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